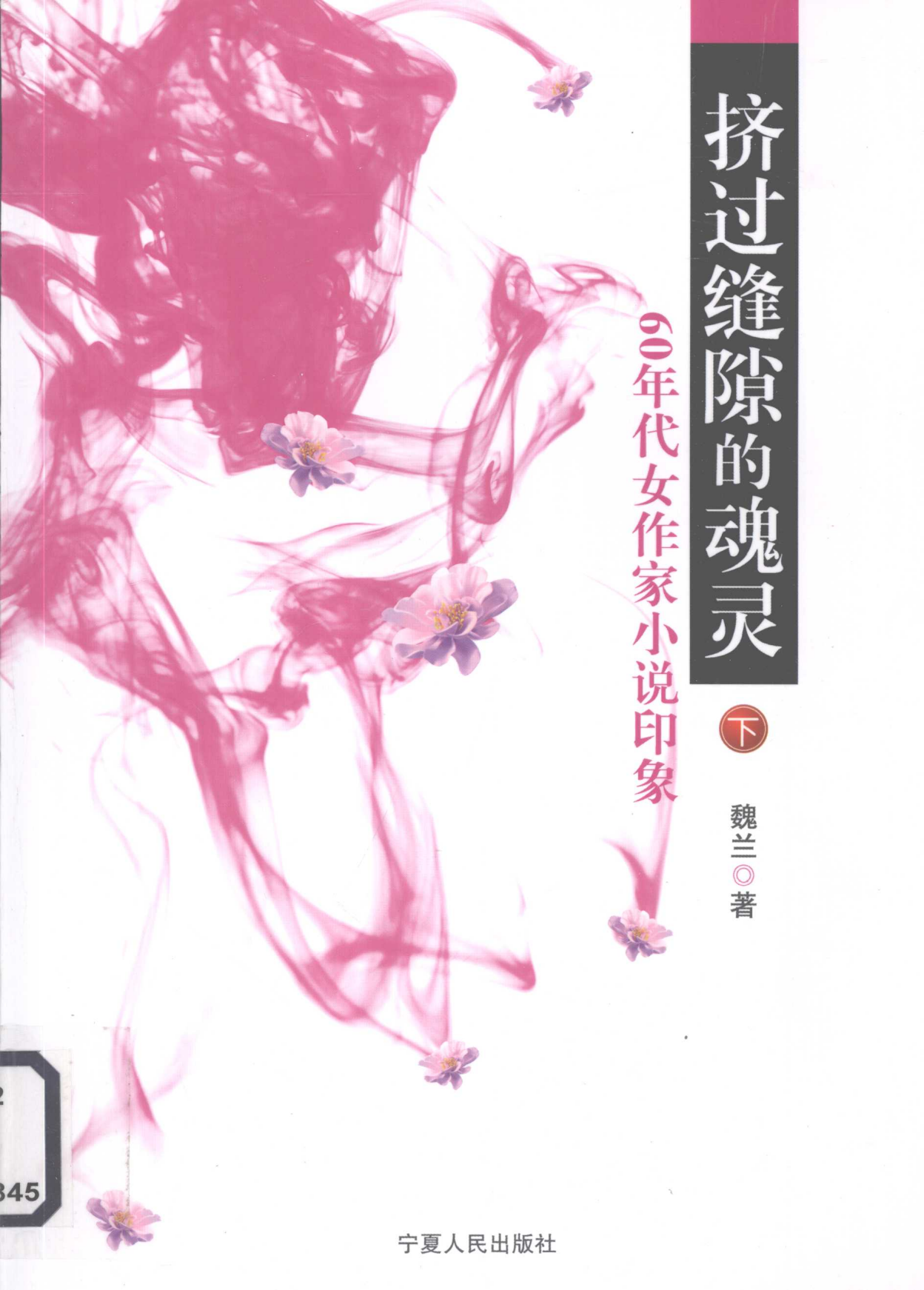




挤过缝隙的魂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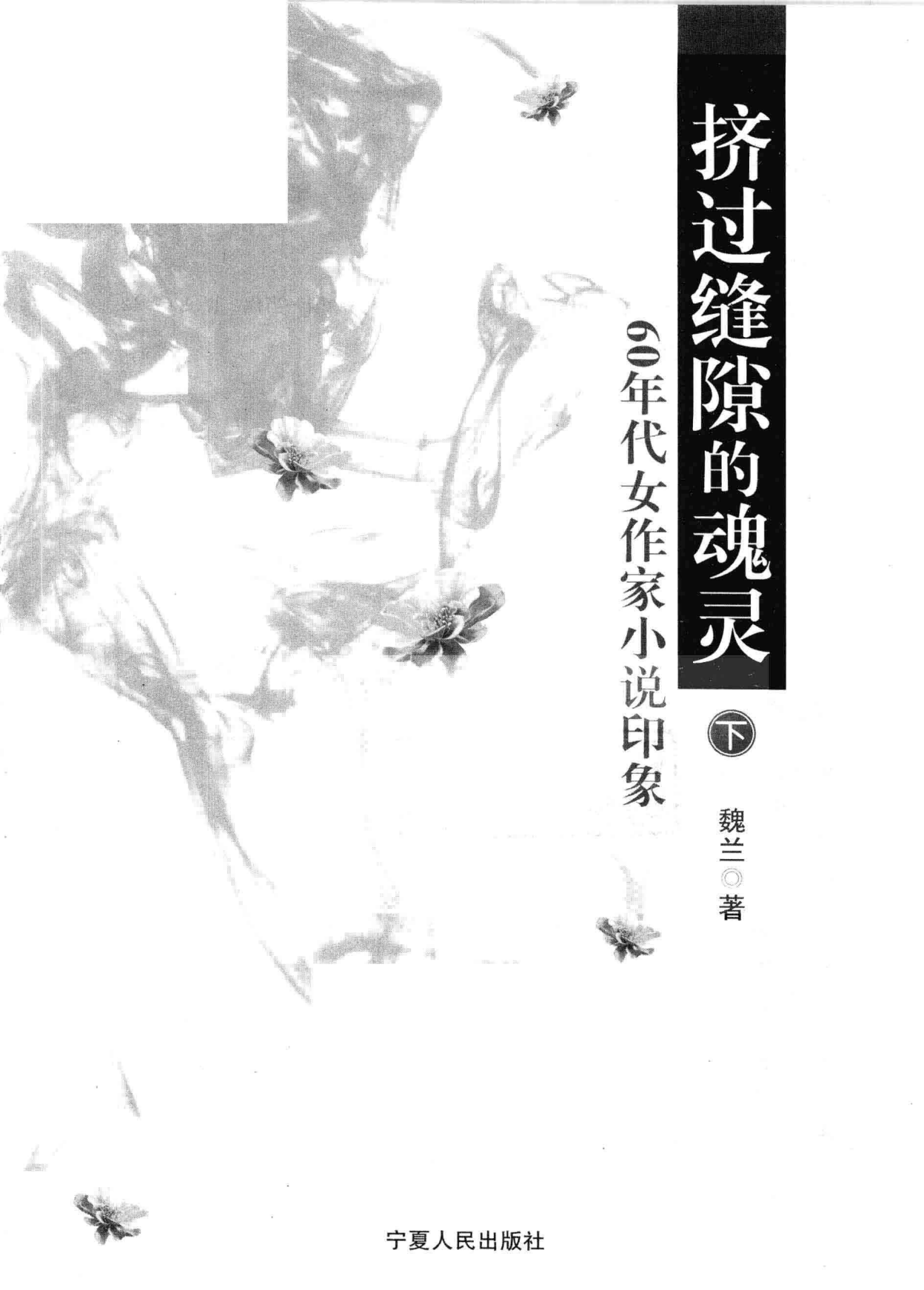
20年代女作家小说印象

下

魏兰◎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345



挤过缝隙的魂灵

Ⓣ

魏兰◎著

90年代女作家小说印象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挤过缝隙的魂灵：60 年代女作家小说印象/魏兰著.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0.5

ISBN 978—7—227—03024—9

I. 挤… II. 魏… III. 女作家—小说—文学研究—中国—当代 IV. 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07798 号

挤过缝隙的魂灵 (下)

魏 兰 著

责任编辑 何克俭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网 址 www.nxcbn.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
开 本 710mm×960mm 1/16
印 张 23
字 数 300 千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2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3024—9
定 价 46.00 元 (上、下册)

目 录



目 录

第7章 渴望轻松的生命探寻——李轻松

小说印象..... (1)

李轻松的小说和她的诗歌一样,以独特的女性视角和鲜活的声音震撼着无数读者的心灵。在她那散发着血腥气息的小说中既具有先锋意识,又具有传统的古典意蕴,但都饱含着灵魂的闪光,在貌似通俗的小说文本的后面流淌着的是她对人性的深度揭示和对历史、时代的深层思索。尽管她的小说创作长期处在被主流文坛所遮蔽的位置,但她始终以一个无畏的实践者的姿态,坚守着那份寂寞和崇高。她以独具风姿的小说创作,一次又一次地震撼着民间阅读的内心。

第8章 平民生活的终级关怀——叶弥

小说印象 (19)

叶弥的小说镜头总是聚集在高楼大厦后面的狭窄小巷和变化中的江南水乡,习惯从人物日常的生活小事入手,着力刻画人物命运的走向。她用女性独特的眼光审视着人文关怀的日渐式微、社会伦理混乱和价值操守不断丧失等转型期中国所出现的问题,她以善良、温情的口吻讲述着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一个个普通人物的成长故事,并通过他们成长中价值的迷失和艰辛地探寻,显现出作家对平民人生的终极关怀。在叶弥柔弱的肩头,仿佛扛着如山的沉重。

第9章 英雄情结的坚定固守——庞天舒

小说印象 (41)

庞天舒是“60年代女作家”中最早涉足文学创作的作家。这位19岁就成为专业作家的女兵,最初的小说创作就触摸了“历史与战争”。她的小说充盈着爱国主义的神圣意念、民族英雄的崇高形象和机智勇敢的军人情愫。在80年代西风强劲、许多作家都左顾右盼或追赶时髦的时候,庞天舒不肯随波逐流,思想坚定地固守在战争、英雄、历史、民族的精神家园,用她轻柔的手指拭去英雄



■ 挤过缝隙的魂灵 ■

眼角的泪花。特别是在军事、历史题材的宏大叙事中,她以女性独有的画笔描绘着属于女性自己的图画。

第10章 浮华世界的潇洒行走——徐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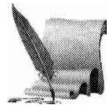
小说印象 (56)

徐坤的小说主要表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在俏皮生动的语言与通达恣肆的叙述里潜伏着一股思想的力量,是对当代知识分子生活和理想、困惑与挣扎的展现。她以女人的泼辣剔除了男人的油滑,凭借着一种强悍的叙述姿态分享了男人的力量,在向来被男人们所占据的反讽艺术领域,留下了女性的足迹。她的小说还着重表现城市女性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困境,鲜血淋漓地揭示出生活在纷纷扰扰的都市中女性内心的焦虑与渴望,表达了作家对女性人生的深切思考和人文关怀。

第11章 女性伤痛的轻柔抚摸——潘向黎

小说印象 (85)

潘向黎的小说创作始终贯穿着都市女性的情爱主题,揭示了感情处于困境中的女子的荒芜心境,描写了城市青年男女之间曲折复杂的恋情。她以一种洁净、典雅、流利又不失机智的方式抒写



目 录

■ 挤过缝隙的魂灵 ■

出都市女性的生存方式和对女性生存状态的思考。在潘向黎的小说中,人物之间无论是亲或疏、聚或离,总是充满着善心与爱意,充满着感人至深的善与美的魅力。她仿佛是以过来人的口吻,不断地轻柔抚摸着比她年轻的都市女性内心的伤痛。



60 年代女作家 小说印象

第12章 清冷悲凉的过眼云烟——须兰

小说印象 (106)

须兰是“60年代女作家”中最年轻的一个,但她又仿佛是这个作家群体中最“古老”的女人,让人怜爱的同时又有恍如隔世的感觉。在90年代出现的“新历史主义”小说思潮影响下,须兰将女性细腻灵巧的笔触探向湮没久远的历史。她以异乎寻常的独特视角和富有个性化的语言,重新拂去历史的尘积,艺术地活现出曾经生活在各个年代里的血肉人生和风奇云谲的传奇故事,对历史做出一个女性作家自己的主观演绎和现代阐释,表现出非凡的想象力和艺术才华。

结语 喝彩的背后——女性文学创作断想 (125)

“60年代女作家”以群体的存在和个体非凡的创作实践,本真地表达了女性文学创作的坚挺,这无疑是女性文学发展史上最为丰韵的一笔。她

■ 挤过缝隙的魂灵 ■

们和出生于不同年代的女作家一起构建了当下文学创作迷人的风景,和男性作家一道丰富了中国文学。但是,在喝彩的背后还有许许多多令人深思的问题在等待和拷问着这一代具有当代文坛中坚之美誉的女性作家们。冷静地面对女性文学创作的繁华和热闹,困惑也油然而生,对于当下中国文坛的女性文学创作,不由产生种种断想。

附录 其他“60年代女作家”创作简况	(145)
主要参考文献	(162)
后记	(165)



目 录

第7章 渴望轻松的生命探寻

——李轻松小说印象



第7章
渴望轻松的生命探寻

李轻松，1964年出生，辽宁锦县人。1981年考入医校学习，1984年到精神病院工作，1989到辽宁文学院作家班进修，1990年到某杂志社做编辑。1997年考入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2001年到沈阳市文化局工作。系专业编剧，辽宁作协签约作家。

主要作品：长篇小说《玫瑰血》《玫瑰墟》《花街》《大西迁》《心碎》《风中的蝴蝶》《香港小教父》等，音乐剧《羊城故事》《海上卡门》《乌鸦》等，改编电视剧《伴你到永远》《浮尘》《大地芬芳》《中国病人》等，散文随笔集《女

■ 挤过缝隙的魂灵 ■

性意识》，诗集《轻松的倾诉》《垂落之姿》，纪实文学《斯诺与她的孩子们和狗》（美国版）《感动》《冰上蝴蝶》《军中姐妹》等。先后为美国环球电视公司策划并撰稿大型电视系列片《天涯若比邻》，为香港亚洲电视台策划撰稿五十二集电视纪实片《体验生活》，为沈阳市政府撰稿风光片《绿色沈阳》等。

其中，1998年的长篇小说《花街》连续两月荣登“南方周末”图书排行榜第二名，并被评为年度全国十大爱情小说之一，2000年，在“北京文学”举办的中国当代最新文学作品排行榜中，榜中有名；2001年，长篇小说《心碎》在人民网上连载，分别荣获中国发行总局及辽宁省新闻出版局的年度“优秀畅销书奖”；2003年，长篇小说《大西迁》被辽宁省委与春风文艺出版社定为年度重点作品，同年荣获第二届“莱蒂菲”杯中国女性文学奖，2004年又荣获辽宁省优秀图书二等奖。

在准备评述“60年代女作家”的小说印象时，“李轻松”是最晚知晓的一个名字。这是过去疏于关注诗歌创作的缘故，更是由于李轻松的小说在文坛主流批评中的悄然无声。其实与许多女作家一样，李轻松也是以诗歌创作登上文坛而成为优秀诗人、小说作家、散文作家



和戏剧作家的。

在我看来，李轻松的小说创作应该是她文学创作成就中最为出色的部分，尽管长期以来她的小说作品不被主流批评所青睐，但她以自己强烈的女性意识和鲜活的声音震撼着无数的心灵。在她的作品中既具有先锋意识，又具有传统文化的古典意蕴，散发着血液气息的作品饱含着灵魂的闪光。她的小说长期处在被遮蔽的位置，但她始终以一个无畏的实践者的姿态，坚守着那分寂寞和崇高。她以独具风姿和醒目个性创作的多部长篇小说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而热烈的反响。



1995年李轻松开始了第一部长篇小说《玫瑰血》^①的创作。同她的诗歌一样，她的小说一开始就弥漫着一层神秘、血腥、斑斓的色彩。一百多万册的发行量可以验证李轻松小说的独特魅力；另外，几乎所有主流评论的鸦雀无声也从反面证实了一个惊人的事实——这是一部与众不同的小说。

《玫瑰血》叙写的是两个少女与一群男人之间的故事。通篇弥漫着一种死亡的气息，仿佛一枝美丽的花朵被碾碎，花汁四溅：一面是美，一面是死；一面是鲜花，一面是血腥；一面是灿烂辉煌，一面是残肢断臂。在李轻松看来，原来这不可思议的玫瑰天生就具有一种死亡

^① 长篇小说《玫瑰血》1995年，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的气息和血腥的美丽。

小说主人公曾经的经历和最终的死亡都是由“性”导致的，“性”几乎成为小说文本的潜在结构，就像解剖室周围的那片玫瑰园中的玫瑰一样诱惑着小说中那些近乎“病态”的男男女女和对这部小说投以惊诧目光的我们。小说的男主人公杨雨林与女主人公古晓彤、岳慕心都在年少的时候经历了一种由“性”引发的死亡场面，从此留下了让心灵受到巨大创伤的无法磨灭的痕迹，以至影响到了他们未来的生活，并暗示了人生悲剧的结局。

杨雨林在下乡插队的时候与上海女孩珊相爱，但很快在珊悲惨的死亡中看到了生命的破碎。珊死亡的直接原因是大队长对女知青的强奸，她在事情暴露后吻别了杨雨林跳下了悬崖，美丽的身体变成了“一些七零八落的肉泥”。大学毕业后，杨雨林选择了护校的解剖教学工作，每天面对着肢解的尸体、面对着血腥却有一种破碎的快感和无法自拔的沉迷。在他看来，破碎就是完美，死亡就是完美。靠“卖身”而获得婚姻与城市生活后，他在中年的情感危机中疯狂地爱上了有着与上海女孩珊一样眼神的学生古晓彤。在这病态的爱情之花如玫瑰般绽放之时，死亡便如影随形。

古晓彤，这个十七岁踏入护校学习的美丽女孩在误闯教师杨雨林的解剖室后，从恐惧和惊慌失措到冥冥中被一种什么东西吸引后又返回了那间死亡之屋，甘心成为比她年长许多的老师杨雨林的情人。这个年轻的少女



在她童年的时候就过早地接触了“性”的启蒙和看到由“性”引发的死亡事件。那对在草丛中相拥的男女最后相拥在了铁轨上，他们的头颅就滚落在古晓彤的眼前，成为她童年脑海中挥之不去的阴影。古晓彤知道自己与杨雨林的·爱是一种危险，她惶恐害怕却又不能逃避和自拔，仿佛那血腥的被肢解的尸体如同玫瑰花一样充满了致命的魔力。当这种生活的伤害终于促使她决心断绝与杨雨林的关系而离开这个危险的男人远走他乡之时，竟又鬼使神差地回到了杨雨林的那间解剖室，最后被在妻子和情人的情感纠葛中已经疯狂的杨雨林亲手解剖，泡在了福尔马林里。古晓彤被肢解后的残体像是一件最完美的艺术品被杨雨林注视着、欣赏着。

小说还描写了古晓彤的同学岳慕心，一个被感情欺骗后变得放荡开始玩弄感情的美丽女孩。她同样在年幼的时候就遭遇了“性”的启蒙，在来自学校的辅导员和社会上的“成功”男性对女性肉体的窥视和贪婪中，她丧失了美好的爱情和青春女性的尊严而变得玩世不恭。最后当她发现自己解剖的尸体竟然是青梅竹马的好友大力时突然精神崩溃，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和古晓彤一样，她年轻的生命之花在来自无法阻挡的“性”侵犯后过早地凋零。小说把一个常人无法接触和理解的现实描述得令人可信又毛骨悚然。

其实，《玫瑰血》的与众不同并不完全在于它独特的故事，而主要在于李轻松笔下个人的独特体验。体验完



美、体验死亡，这就仿佛一个宿命的定理：完美就是死亡。对于“死亡”，李轻松在其创作的随笔《死亡带我们回家》中说：“死亡是我们最不能回避的，它像我们平常吃饭、睡觉一样不可回避。……生是一个伟大的偶然，一个意外之美，死是一个伟大的必然，功德圆满。我们把它看成是另一个充满玄机的旅程，一个黑洞，这次是死神来追赶我们，我们在一回头的瞬间与他相遇，于是我们看见另一种可能。其实死神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可怕，同样是相遇很美，它要带我们回家。”李轻松以精心描摹的血腥之气和残酷之美使她的这部小说处女作风靡全国。

关于这部小说的创作，李轻松有这样的一段告白可以以为她惊人心魄的创作做一个注脚：

“从少年时代开始，我就一直在病着，一直在流血。我的脸、指甲、嘴唇都是苍白的，我随时都像要被风吹走，一次次地昏迷，不知道哪一次将被死神带走。所以这种死亡的恐惧紧跟着我，使我的诗歌也印上了这种痕迹。1981年，我高中毕业考进某医校学医。十七岁的年龄应该有的是阳光和蓝天，可是我的青春却是与鲜血和死亡紧紧相连的，这真是一种残酷。当我第一次看见被肢解的尸体，凝固的血，我明白了我最美丽的时光将与这些相伴，真有些欲哭无泪。我所有以往建立起来的对完美生命的认知一下子被彻底打碎，我一时还无法建立起新的观念。那时的我，觉得自己也像个幽灵一样，每



天穿过那些沉睡的人体标本与林立的挂图，感到生命的巨大荒芜和破灭。这感觉萦绕着我的整个青春时代，挥之不去。使我在最美丽的少女时代便开始散发着一股无以名状的气息。那一年，我开始了写诗，并发表了处女作。诗歌对于我来说，不过是一种超越残酷现实的理想，一种梦，使我最死寂的青春有了一声微弱的细语哪怕是呻吟。后来这些被我写进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里……我觉得如果我没有学过医，没有过那种惊心动魄的灵魂历程，我就不会有这样的美学观念，不会把美放在这样残缺的生命之中，那么写出的作品也不会带着这种别人所不熟悉的气味……”

从所谓“身体写作”的视点来看，应该说，李轻松堪称是最善于表达“女性身体”的作家。甚至可以说，不管是男性作家，还是女性作家，在中国还没有一个作家像李轻松那样懂得“身体”。李轻松笔下的“身体”，既有真实的形态和质地，又有本真的爆裂和美妙，但却隐露着看不见的刀锋。那是“一把暗处抽出来的、不声不响的刀”，有着不易觉察的隐秘性，沾着女性情感的铁锈和血迹。女性美丽的身体是那些自恃把握着权力和金钱的男性可以享用的物质，无论是下乡女知青的身体，还是在校女学生的身体，或是迷失在婚姻之外的女性身体，都无一例外地成为不同男性的占有物。当所谓的“爱”成为羁绊，毁灭就成为现实。

作家通过割伤女性自己的“身体”来叩问世界：



是谁举起了那闪着寒光的刀？

是谁揉碎了那如血的玫瑰？

是谁让少女的青春过早的枯萎？

是谁诱惑着天真美丽的少女迷恋地走进死亡？

《玫瑰血》，照见了人类丑恶的一面，也映照了女性不平的人生旅途。就像一枝滴血的玫瑰令人触目惊心，并在出版市场上所谓“好看”的小说文本背后拷问着男性世界，也拷问着女性自身。

在李轻松的创作意识里，“只有身体才是我们活着的证据，是我们与这个世界与万物交流的通道”。“上半身是我们的，下半身也是我们的，我们无需过分的喝彩或过分的排斥，其结果都是有损于我们的健康”^①。可见，李轻松更加关注的是女性的心理现实，急于呼唤和解救出来的是女性被淹没、被忽略、被践踏的那一部分。作家祈求的是让她们拥有完整的人格、健康的情感和坚实的人生。

李轻松在后来的随笔《羞耻的快感》这样写道：“身为女性，我们常常会遇到意外的伤害。这种意外不仅是来自一次车祸、一次跌倒损伤、一次外力作用的流血。还有来自我们心灵的伤害，而且这种伤害往往难以启齿。……我们被侵害被污辱被打上羞耻的印迹，却没有人对我们负责，更没有温情的抚慰。难道我们注定要带着这

^① 《李轻松访谈录》“关于我们的身体”



些屈辱和一些无法愈合的伤口去面对人生，脸上还在露出温柔的笑容吗？”

李轻松对女性身体的貌似暴露的描写是从一个女人生命的本质出发，从长期以来不约而同的男性视角形成的话语霸权中找到女性作家自己的话语权利与言说自由的。可以说，在展示“女性身体”和女性精神的天才表现上，至今无人与之比肩。

随后的《玫瑰墟》^①是一部以心理分析见长的长篇小说，也是李轻松在精神病院工作和生活经历的小说版，它表现了精神病人——游离出正常人类的一部分人的心灵世界。

李轻松曾在精神病院工作了五年。她在访谈中说过这样一段话：“（那时）我就住在病区里，仿佛也成了他们中的一员。那是一座百年墓地，到处都是白骨和飘浮着的幽灵。我又恐惧又迷醉，在那种碰撞与交流中到达过别人无法到达的地方。我们常人的幻想永远都赶不上他们的想象，我们的思维也永远赶不上他们的速度。我每天在精神病患者歇斯底里的喊叫声中开始写作和恋爱，使我苦闷的青春有了细小的呻吟和回答。我觉得诗歌与精神病有些相通的地方，它使我对弗洛伊德的阅读并不是停留在表面上，而是可能比弗洛伊德更加丰富。”李轻松说过：“死亡是我们不可回避的，为什么我们会对它充



① 长篇小说《玫瑰墟》1998年，漓江出版社出版